

四书训义

卷一
函
册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騶人也騶亦作鄒本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

孔子之孫名伋案陳云孟之孫伋字子思字子思趙氏註及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先長於詩書程子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息而詳詩曰然後春秋氏謂孟子長於

詩書而已豈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

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共後二十三年當齊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王時事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

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

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誠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

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

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于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

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

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

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主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縣隔

四書訓義卷二十五

孟子一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王營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當作叟从宀从火从又叟从巢省音方斂切音義各別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益富國疆土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

言之後多傲此

愛當作
悉下同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乘本作藥饜本
作獸饜不成字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

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大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

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洵本作殆蓋當作驚好當作政

訓義 儒者之道進之可以成王業退之亦以保其國家惟擇於義利名實之間而已義非以爲利計也而利原義之所必得義非徒以其名也而名爲實之所

自生故君子之道心有必正者言有必慎以名言一出而世道人心之升降在焉爲得失安危之本所以君詔其下臣告其君於此有斷然不可易者而君子格君心之非雖陷溺之主其辭必嚴焉孟子晚遊於梁而見惠王因其求士之誠而姑試吾行道之志於時梁有可王之資而已成乎危亾之勢王不自知孟子則見之審矣進而圖王者必先退而可以保國乃王沈迷於富彊之習迎孟子而問曰叟之不遠千里而來也梁之事亦旣知之矣寡人所急求於今日惟是有所謀而無其資有所求而不我遂叟將何以利之乎夫王當君子之前昌言求利而不諱則其所以播告於臣民者愈可知矣且其曰利者其能求利於國以外乎毋亦如此區區之國中而求之也是見不出於近小而與國人爭有無也孟子對曰以道言之人君以無欲爲王道之本不可曰利卽以事言之欲遠其害而高自然之益亦何必情一動而卽形之於言言一出而不恤其實大聲疾呼以曰利乎以道言之王者以愛養斯民爲牧人之道以循理制事爲人君之職唯仁義而已卽以事言之欲安其位而收自然之效亦唯有正其心以

求諸道道一建而定以爲名問諸心謀諸衆獨有仁義之可言而已矣乃王今者而必曰利將以爲求利而遂無不利乎則以王之皇皇然謀利者而計之王曰何以利吾國也國之外不暇及國之中不詳記將使進王前者竭計盡力以酬王之言也唯然豈國之當利而國之大夫士庶人不當利乎可以利王者王謀之則可以利大夫士庶人者大夫士庶謀之矣亦必曰何以利吾家與身言之無慙求之無饜講所以得慮所以失止此土地之產人民之力羣起而計之何以利哉上征之下重爲斂而已下征之上私爲竊而已如是而國之不危也得乎哉則試取春秋以來危國亡身之往事而驗之不有萬乘之國其君見弑者乎非利祿薄者之能成乎逆也必千乘之家矣不有千乘之國其君見弑者乎非無其利者之有其邪心也必百乘之家矣止此一國耳於萬乘之中而受分土者千矣於千乘之中而食采邑者百矣爲人臣者分君之國而得其什一可以安分而無怨爭矣然而弑逆之禍必在此者何也則惟君倡於上而臣效於下也天下之利以義裁之則各有其制以利計之則利安有窮哉苟其君謂

取民之制不必有恆倉廩府庫之藏不必有節逞私遂欲之志不必有經皇皇然進臣民而急商自利之術以正人君子之定論爲迂遠而義後矣以持籌操算之邪說爲尙而利先矣廉恥喪於朝廷而貪冒成乎風尙干不可饜也百不可饜也惟有奪而已矣以一人奪一國而利小以一國奪一人而害大篡弒相仍非往事之明鑒乎王曰何以利吾國而不問仁義也將以爲言仁義而且失吾利乎則設以王之皇皇然謀仁義者而思之人莫不有不忍人之心而能愛上以爲不忍人者將妨吾之刻覈以求利置而不言而下不知有仁矣如其上以愛爲心而言無不仁則臣民蒸蒸然相感而爲仁仁矣而猶忍遺其親乎凡受恩而有身家者非公族則甥舅也推之於民亦世相依爲父母者也其竭力以體國之利病當何如也人莫不有不敢爲之心而能敬上以爲不敢爲者將妨吾之侈踰以求利置而不言而下不知有義矣如其上以敬爲本而言必於義則臣民輯輯焉相勉於爲義義矣而猶敢後其君乎凡有其身而受治者踐其土則食其毛也推之於臣尤受爵祿於上者也其任職以任國之安危當何

如也故以事言之不遺親不後君而王利矣不著一利之名而徐收其利之實此非仁義之必然者哉故王今者有大有爲之資欲焉而無不得爲焉不無不成者此臣民也乃樞機一失言發於口勢成於國害不在天下而在封內不患交侵之彊鄰而在蕭牆之隱禍不在臣民之心力不輸而在臣民之習尙不軌然則論之於廷詔之於衆王言之出其可勿擇乎王卽欲有家有身者戮力同心以紓國之急而使王無往而不利亦當進君子而問之曰民之不遂其生何以廣吾心之愛國之不軌於正何以裁事之宜令盈廷之耳目一新四野之風俗漸移而已矣如何而利在矣何必錮在己之聞見於尋丈之閒樂策士之權謀爲錙銖之計以倡率臣民於怙親罔上之私而貽無窮之害哉言者心之微也心者事之符也事者勢之趨也勢者利害之極也故今一聞王言而不覺怵然憂王之不保也王而欲盡吾之言乎請王自易其言始嗚呼此儒者之言所以大異於流俗而非庸主所樂聞也然得失利害昭昭然於古今興亾之數則君子非有高遠難行而寡效之道固不可誣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

也

亟音棘麋音思鶴詩作鶡於本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

亦得以享其樂也

享本作高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與偕亾民欲與之偕亾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與

聲去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日亾吾乃亾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亾乎若亾則吾寧與之俱亾蓋欲其亾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訓義梁惠王從禽無度而不恤其民從禽之過顯而小過顯則自知愧怍而其爲過也尤小則雖賢君亦不妨於有之而無傷於治不恤民之過隱而大以其私利爲心方將自謂謀國之善術而無慚乃衆叛親離之禍實由於此所謂隱而大也是不賢者之所以危國亾身自貽伊戚者也孟子燕見於王王方立於沼上勤萬幾者固有所不暇而治定功成之後亦何必戴星出入於朝宁閒而無片時之閒適乎於時王之立也以視鴻鴈麋鹿而立也乃不覺愧心內生以

爲是必君子所不屑也顧鴻鴈麋鹿而問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意賢者之心勞神焦思無時之自適也孟子曰賢不賢豈在此哉而卽以樂言亦惟賢者而後樂此也賢者優然有餘於君國子民之道則其有此也安言無虞而志自得樂無窮矣若不賢者雖有此乎而有之也勞人以求有其既有之也不得一日安處其側災害至而臺沼爲墟禽魚動他人之感何樂之有哉賢者而後樂此於文王徵之矣靈臺之詩咏文王豐亨裕大之休以淫佚歎其樂之甚者也其詩曰王之始至於靈臺之壤經畫而欲築也王視其疆址以繩度而正焉經之已耳王定其規兆修治其基焉營之已耳攻之者則庶民也分事賦功衆心集也乃攻之者不見勞而成之者忘其久若不日焉成之矣非王之亟之也經始之初已下緩成之令而庶民之子來者自亟也於是而臺成焉囿亦成焉沼亦成焉而王遊之囿亦如臺也曰靈囿王觀於囿麋鹿攸伏美哉何其馴也麋鹿濯濯矣美哉其肥而潤也白鳥鶴鶴矣美哉其肥而潔也沼亦如臺焉曰靈沼王觀於沼於乎充滿其中者魚也時而躍矣美哉其蕃而活也可以寓目

焉可以適心焉吾王日昃不遑之心其自此得暢乎詩言如此文王亦猶是人之情也而能不樂哉夫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築之勤浚之勞志其勤勞足矣而且歡樂之樂於心徵於言爲之名安於其實文王之名之民無異詞民之欲名之文王因以爲名焉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靈之爲言神也忘人之勞而謂神授之也靈之爲言善也民見爲善因爲王善之也臺沼然而囿亦然矣曰攸伏曰濯濯見麋鹿而神怡焉曰扱曰躍見魚鼈而志矜焉鹿魚然而鳥亦然矣由今思之文王於此時也登是臺涉是囿臨是沼麋鹿在林魚鼈在沼王顧瞻俯仰之間樂乎不樂乎而民爲之攻又爲之美名以稱之又欣幸其禽魚之各得身日以安國日以盛卒以燕皇天而昌後嗣樂之能樂之有之而不慚流連而不損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古之人與民同樂也民有場圃卽王之臺沼民有鷄豚卽王之禽魚老者養焉少者育焉皆文王推其欲樂之心以使民各得遂其樂故上下交得而交相勸勉以釋其憂勞故國日安而王業日廣其樂也誠能樂矣故曰賢者而後樂此言其能樂而無爲歡未幾憂戚相仍之患

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於桀徵之矣桀之所游觀者亦不過勞民力之攻也其所馴畜而肥澤者亦不過濯濯鶴鶴而充刳也雖病於民抑豈至重傷民心乎乃未嘗言及之若見其害已而不忍出諸口湯之聲罪以伐桀也亦不歷數以爲過若惡有大焉者而不暇及此也湯誓之稱民言以暴其罪曰是日也其曷能喪也予與女偕亾所甘心焉桀自處以日而恃其不喪民且分怨於日而幸其速亾至於死所樂爲而欲與之偕亾衆心叛矣國勢傾矣升陟之師見告安邑之衆先潰於斯時也非不有臺池鳥獸焉雖有之而國將爲墟社將爲屋身將徙於南巢顧瞻園池不知爲誰氏之有當自慘心流涕於斯者而豈樂哉其可樂者自在而何不樂乎唯其目欲舒而先蹙心欲亾而忽驚非不欲樂也不能樂矣何也唯其不與民同樂也民有田里而芟夷之民有父子兄弟而離散之怨集禍深人叛於下而天奪其魄憔悴以死而莫之救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言其不能樂而虛有此賞心適目之觀也賢不賢在德不在物王道無絕人之情而亾國有召憂之實王亦反其本而已何必實以此爲愧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

移當作逐徙也移禾相倚也音同義別粟本作粟察本作營義亦別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穉之不能徙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

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當作取走本作忸然當作慙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